

《太极图说》的德译及阐释：甲柏连孜的博士论文

李雪涛

尽管《太极图说》是一个哲学文本，但是甲柏连孜的阐释方式，依然是语文学的。显然，他的路径是从语言到哲学思想。此外，甲柏连孜之所以选择了《满汉合璧性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满文可以加深他对中文原文的理解。对于大部分当时欧洲的语言学家来讲，作为拼音文字的满文更容易掌握。满文文献为语言学家和汉学家掌握中文，进而研读中国文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甲柏连孜生平及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

甲柏连孜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 是 19 世纪德国汉学家、语言学家。他与同为语言学家的父亲共研究过 200 多种语言。1878 年 7 月 1 日他被莱比锡大学聘为东亚语言学的编外教授，这一教席是他本人倡议的，并且在德语地区第一个专为东亚语言（汉语和日语）开设的教席。甲柏连孜还致力于满文、蒙古文、藏文和马来文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汉文经纬》(Die chinesische Grammatik, 1881) 至今仍被汉学界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汉语语法专著。1889 年甲柏连孜被柏林大学聘为东亚语言与普通语言学正教授，并于 1889 年 6 月 27 日当选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891 年，51 岁的甲柏连孜出版了他另外一部重要著作《语言学》。在这部著作中，甲柏连孜建立了历史语言学中的语言演变周期性理论 (Theorie des Zyklischen Sprachwandels)，并提出了语言学的目标和任务。

甲柏连孜 1876 年在莱比锡大学撰写了他的博士论文，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比较长时间集中研究中国哲学。

甲柏连孜一直对中国哲学怀有敬畏之心。1881 年，他发表了 1878 年在莱比锡大学的就职讲演，题目为“东亚研究与语言学” (Die ostasiatischen Studien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在演讲中，他专门提到了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哲学：

让我们尝试着沉醉在中国哲学的秘密中，沉醉于他们深奥的形而上学、他们的乐观与悲观、他们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情怀、他们对体制的种种抗争、他们不断进步的历史——从那些如今仅能读懂的吉光片羽中，我们知道了巨大藏书的重要性，而当地的书目也向我们展示了这巨大的书籍



上图：甲柏连孜肖像(1894年1月)

左图：甲柏连孜父亲的多语种图书馆

宝库：我们在前人描绘的那种千篇一律的精神面貌之上，看到一场激烈精神较量的演出，并在那位思想者黄色皮肤的中国式额头上看到了深深的皱纹。那个以精神统治了人类总数的三分之二、令人称奇的大智者，是一个中国人；人们要评价中国和中国人，就得知道儒家学说。

甲柏连孜希望通过汉学探索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哲学当然是这一探索的重要方面。但他的视野不仅仅局限在东亚的哲学范畴之内，他之后进而指出：

东亚研究打开了如此广阔的视野，其未来是难以估量的。其任务首先是哲学的，这里的哲学是从其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的。但是第二个任务也一点不轻松：我所指的是语言学，这是拓宽和深化我们对于人类语言本质的认识。

实际上，从甲柏连孜步入汉学界一开始，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在于东亚的哲学和语言学这两个领域，并且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

甲柏连孜博士论文的两个评阅人分别是布罗克豪斯 (Hermann Brockhaus, 1806—

1877) 和弗莱舍尔 (Heinrich Leberecht Fleischer, 1801—1888)。布罗克豪斯系著名的出版商弗里德里希·阿诺德·布罗克豪斯 (Friedrich Arnold Brockhaus, 1772—1823) 的三子，著名印度学家。他曾于 1870 至 1871 年担任莱比锡大学哲学学院院长，1872 至 1874 年出任莱比锡大学校长，在甲柏连孜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二年 (1877)，布罗克豪斯便去世了。

弗莱舍尔是德国现代阿拉伯学的创始人，也是他同时代最著名的东方学家之一。正是由于弗莱舍尔的努力，使得莱比锡大学成为世界著名的阿拉伯学研究重镇，也成为阿拉伯文化在欧洲的中心，莱比锡大学也因此被誉为“阿拉伯学者的麦加”(Mekka der Arabisten)。弗莱舍尔在阿拉伯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1843 年 9 月，他决定要成立一个东方学家的学会。1845 年 10 月 2 日在达姆施达特，仿照巴黎亚洲学会 (Société asiatique) 的德国东方学会 (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 成立，会址设在莱比锡。创始人就包括甲柏连孜的两位导师：弗莱舍尔和布罗

克豪斯。学会会员的研究领域包括东方、亚洲、大洋洲和非洲的语言与文化，以及这些地区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相邻地区的相互关系。

博士论文的内容与结构

甲柏连孜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的翻译和解说，题为《周子太极图说，并附有〈合璧性理〉中朱熹的注释》(Thaikih-thu, des Tscheu-tsi Tafel des Urprinzipes, mit Tschu-hi's Commentare nach dem Hoh-pih-sing-li, 1876, 以下简称《周子太极图说》)。这是传统的以语文学的方式对一个哲学文本进行的翻译和阐释，使用雍正十年 (1732) 刻板的《满汉合璧性理》作为底本。甲柏连孜写道：“本书共有 4 册，包括《太极图》《通书》，最后是张子的《西铭》，但最后两部书从意义和兴趣来讲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与太极图相提并论的；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太极图》，并且

获得有关其作者更精确的知识，将《通书》翻译出来就是非常值得的。”

我们都知道，今传的《太极图说》是朱熹 (1130—1200) 整理的，他认为：“太极图得通书而始明”。

由于清代是满人统治，欧洲的东方学图书馆藏有很多类似于《满汉合璧性理》的满文—汉语对勘的中国典籍。当时训练出来的德国东方学家的满文和古汉语水平都很高，一个原因即在于，满文是拼音文字，对德国汉学家来说更容易掌握，因此满文的翻译对于他们理解中国思想可以说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此类“满汉合璧”图书的双语特色，中文方面的校勘不是特别精良，常常会有一些刻板的错误。甲柏连孜也发现了《满汉合璧性理》的“中文部分并非总是正确的”。

我们知道，周敦颐 (1017—1073) 的《太极图说》全文仅 250 余字，实际上是阐发他自己所绘的“太极图”。太极图显然源自道士的修炼之图，但周敦颐对这幅图进行了根本性的

(下转 3 版) →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任思蕴 rs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封面图片：

德国汉学家、语言学家甲柏连孜肖像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匯學人

